



纷纷到药店买防护口罩的伊朗人。

其推崇备至”。事实上，许多国家发生过拒绝疫苗的情况，疫苗可为 80% 至 90% 的接种者提供保护，但剩下的 10% 至 20% 的失效范围成为诉讼的对象，与疫苗相关的医生、医院、药企成为攻击目标，相关的攻击性言论甚至会给整个医疗系统造成严重冲击。

病毒或改写“地缘政治”

面对国内出现的新冠疫情，伊朗收缩力量将没有悬念，可有谁想到，此举势必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产生“意外的影响”，尤其在叙利亚。以色列东地中海哈得逊学院的报告指出，相比俄罗斯出兵援叙，伊朗援叙力度之大、时间之久却鲜为人知。不过，这条“输血管”正受到新冠疫情的特殊威胁。

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，西方和海湾逊尼派国家出钱出枪，支持反对派推翻合法的阿萨德政权，危局之下，伊朗应叙政府请求提供援助。除了开辟空中走廊，投送军需物资和反恐顾问外，还以“信贷额度”的方式提供长期而稳定的资金援助。2013 年 1 月，伊朗向叙利亚提供 10 亿美元的授信，五个月后，授信提高到 36 亿美元，英国 BBC 称为“德黑兰信用卡”。法国《回声报》估算，2012-2018 年，伊朗为叙利亚提供 210 亿美元援助，

其中授信额度约 46 亿美元。比起单纯的资金支持，伊朗的石油供应对叙利亚更重要。2013-2018 年，伊朗月均向叙利亚输送 200 万桶石油，支付方式都是宽松的延期付款。对 2012 年起便被反对派和极端组织夺走国内油田的叙利亚政府而言，这是维系国计民生的“救命稻草”。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过，若换算成相同购买力的美元，战前叙利亚油价是 90 美分/升，可到了激战中的 2018 年，该国油价竟降到 41 美分/升的水平，比邻国黎巴嫩还低，正是伊朗石油保证了叙利亚的能源，不仅让平叛大军四处征伐，也让叙利亚有名的巴尼亚斯、霍姆斯炼油厂正常开工。

然而，伊朗终究是个发展中国家，2015 年俄罗斯出兵后，伊朗承受的压力明显减轻，国内出现“减少国际义务”的呼声。2018 年底，伊朗暂时冻结授信额度并减少石油供应，叙利亚政府很快遇到了经济危机。2019 年 4 月，叙利亚政府宣布在已解放的地区每天开采 2.4 万桶原油，可消耗却达到 13.6 万桶，导致大马士革等地竟出现以畜力驴车作为运输工具的场景。俄罗斯“连塔网”分析，随着美国加重制裁力度，伊朗出口创汇的“除了石油，就剩下地毯、开心果和藏红花等农产品了，这个国家几乎造不出世界市场所需的任何东西”，这种“易被遏制”的出口能力无形中恶化了伊朗本身的“造血能力”。面对国内出现的新冠疫情，伊朗可能短期内无法再向叙利亚提供足够的援助，而叙利亚内战各方力量对比是否因此发生改变，确实值得密切观察。